

起初,很喜欢;渐渐地,烦腻、厌恶;现在呢,直想除之而后快。

我指的是猴子。

住宅后面,是葱葱郁郁的丛林。那一片深深浅浅的绿,带着一股肆意妄为的任性,由屋子的这一端一直纵横到云深不知处。丛林,大部分时间是沉默的。喧闹的,是不断曳着残声过别枝的蝉,一声一声,高高低低、疏疏密密,宛如美丽的抛物线。猴子呢,在树与树之间、叶与叶之间,上上下下地飞蹿;树和叶,因此而有喋喋不休的絮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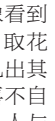
偶尔一两只猴子自丛林里跑了出来,在花香氤氲的巷子里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,搔首弄姿。居民纷纷跑出屋外,观赏、戏耍。长年生活于钢筋水泥森林里的孩子们,简直就像看到星球怪物一样,兴奋地喊、叫、跳,取花生、拿香蕉,抛着喂、蹲着喂。猴儿出其不意地得到这等“礼遇”,自然喜不自抑,从此以后,隔三岔五便来寻访,人与猴,有着极好的互动。有时,猴儿隔了许久没来,邻居见面,总会互相探询:“最近有看到猴子吗?”纯然是一种关心老朋友的亲切口吻。小孩呢,满心焦灼,因为他们刻意给猴儿留着的香蕉已经腐烂了,可是,猴儿却不见踪影。

渐渐地,走出丛林的猴子越来越多了。不是一只两只,而是一群三五只。它们攀着枝杈,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,呼啸着来,声势浩大,连狗儿都受不了,狂吠不已,一家吠、家家吠,树树摇撼,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。露着狰狞的饿相,群猴不再温驯地坐在路边等人喂,它们张牙舞爪,看到食物便巧取豪夺。有佣妇自菜市场归来,猴子群起围攻,佣妇尖叫,菜篮掉落,猴子飞扑过去,攫取散落一地的瓜果蔬菜。自此之后,看到猴子,成人和小孩,都纷纷回避。这个

猴患

(新加坡) 尤今

走路的云



时期,邻居见面,总满腹怨气地投诉:“又来了,那群鬼猴子!”语调里充满了鄙夷和厌弃。

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,猴子居然大模大样地登堂入室了。

那天下午,我在书房写稿,突然听到厨房里传来了类似翻箱倒柜的声音,冲去一看,立时愣住了,想喊,声音却闷闷地堵在喉咙,成了恐惧的嘟囔。几只胆大包天的猴子,正“大闹天宫”哪!竹篮翻倒了,水果被掠夺一空,它们还爬上桌子,把面包啦饼干啦拼命往怀里揣。看到了我,一只、两只、三只、四只,手脚敏捷地从窗口跳了出去。自此之后,我再也不敢随意让窗户敞开了,只惆怅地听轻风在屋外唱歌。

邻居告诉我,有一天,她开着后门在厨房炒菜,突然觉得有个黑影落在身边,不自觉地转头一看,天呀,有只壮硕的猴子,竟然悄无声息地站在那儿!邻居说:“我立马跳开去,大喊大叫,它居然不怕,还节节进逼,我抄起凳子,猛力向它抛掷,才硬生生地击退了它!”

最近,在一次邻里聚会里,谈起猴子,人人咬牙切齿,都觉得生活质量因猴患而大大下降了。有人建议人道毁灭,附和者众多。

这时,有名老者缓缓开口了:“你们看到吗,建筑开发商像贪婪的侵略者一样,侵入了一片又一片绿色的土地;你们有听到吗,铲泥机的声音此起彼伏源源不绝。你们有想过吗,丛林如果有足够的食物,猴子干吗还得像丧家之犬般四出寻找果腹的东西?也许很快,连鸟儿也找不到栖息的树而得在我们的屋顶上筑巢了。届时,你们是不是也要对群鸟进行人道毁灭呢?”

现场陷入了一片静默里……

我在青少年时期观看《甲午风云》时,对李默然扮演的那位不畏强敌、一身正气的邓世昌留下了深刻印象。应该是“爱屋及乌”吧,对李默然是欣赏有加。后来,我做了记者、编辑,活跃在文艺圈子里,又听说了一些有关他为人处世十分正直的传言,所以,他成了我所仰慕的少数艺术家之一。

上海在1986年举办了首届中国莎士比亚戏剧节,主办方在召开新闻发布会时告诉大家,海内外许多演出团体都踊跃报名参加本次戏剧节,其中有许多有影响的演员和导演。他们并特别提到,辽宁省话剧剧院参演的剧目是《李尔王》,绝对主角李尔王的扮演者正是李默然。记得会后许多记者都在打听李默然来沪的时间,主办方却只提供了辽宁省话剧院来上海演出的时间,至于李默然何时抵沪,则语焉不详……

抢发独家新闻是我对自己的一贯要求,这次当然不可能例外,再说还是采访我心目中的偶像!我给自己定了个目标——务必要抢在所有媒体之前找到李默然。

尽管我与主办方上海戏剧学院的上上下下都很熟悉,但这次不知是什么原因,只要被问到李默然来沪的时间时,对方总是

我与李默然的几次交往

李葵南

闪烁其辞。很显然,要完成自己的既定目标是有难度的。总算是功到自然成,守候多日后,我终于在李默然刚到达上海进餐厅用餐时,找到并采访了他。之后,李默然逢人便说,我是上海首位采访他的记者。

在观看了李默然扮演的李尔王后,我在《四次下跪 波澜迭起》一文中写道:“全剧的重场戏都在李尔身上,而演李尔的演员其难度是,几乎每一场戏都处于矛盾的焦点和感情的漩涡之中。但又必须在同样慷慨激昂、激烈的情感中演出人物的复杂心情。我看到李默然以四次下跪的形体动作,用精湛的演技,富有层次地演出了人性复苏的过程。”“李尔的台词经过李默然的锤炼,似珍珠光芒四射。那一句句就像从心底里蹦出来的哀嚎,真是字字带血、句句含泪,把李尔心中汹涌的怒涛一吐无余。”

也可能是跟李默然有缘。戏剧节过后大约五六年,我本来忙于工作,并不曾关心其他媒体对李默然实施的“炮轰”。可在参加某个活动时,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院长任德耀为他抱不平。任德耀对我说:“现在媒体上的文章一边倒,都在批评李默然为三九胃泰做广告是利欲熏心。事实上,他们了解的情况有出入。你应该站出来为李默然说说话,还大家一个真相。”直到此时,我才听说李默然因为拍了一个广告而“众火焚身”,成了当时的“众矢之的”。

现在的中国,名人、明星拍产品广告早已“蔚然成风”。但李默然拍广告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再加上他自扮演了邓世昌之后,几乎成了英雄人物的化身。所以,一旦发现他接拍了商业广告,有些别

40元的半导体收音机留作纪念。李默然是为了话剧事业的发展,背负了骂名。而我作为“铁肩担道义”的记者,理应为一位受人尊敬的表演艺术家洗清冤屈。于是,我将所了解的情况,写了《李默然为艺术做广告》《话剧艺术家与电视广告》《艺术家的人格》等文章,分别发表在新民晚报和文汇报上。

在这之后,我和李默然总共只见过一面,是在他携艺又一次来沪演出时。我那时已调离文艺部,不再从事文化方面的采访。听接替我的记者告诉我,他看演出时,李默然问起我,所以,我去剧场探望了他。

我怎么也没有想到,正在构思写一篇和李默然交往的文章时,李默然竟然与世长辞。大家痛失了一位人民艺术家,而我则失去了一位始终视为自己偶像和所敬重的朋友!

“乡农”系安徽人,生活于清代光绪末年,为人谨小慎微。有一天却因一件小事惹恼一个后生,结果遭到后者殴打。“乡农”挨打后只能独自饮泣。这时候他看到有位老乡过来,便忍不住向其哭诉道:“为那点小事,后生凭什么打我?老乡指着后生远去的背影对“乡农”说,他是邻村的秀才。秀才仗着读过书,有见识,瞧不起你而打你!”“乡农”果然少见识,竟不知什么是秀才。老乡便告诉他,秀才科举中的第一步;接下来还有举人、进士、翰林,直至状元。“乡农”就问,怎样才能当上秀才、举人?老乡说,一直读书能读上去就可以当秀才当举人。这时候“乡农”似乎已略有所悟,他默默望了眼老乡,不再说什么。谁也没有想到,“乡农”回家后,就开始了他的疯狂行动。清代史料笔记《柳弧》记载,“乡农”先是圈定自家一大块田地,在中间盖起两间屋子,然后请人在四周挖出一个大水池,使新屋四周环水,人只有通过一架可移动的活动桥才可以进出。接着“乡农”又花重金聘请家教老师到这幢新屋来教他儿子,“日夜望子得科名,几成心疾。凡师之一言一动,一茶一饭,无不事事惟谨”。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,为监视儿子学习,“乡农”居然每天晚上过桥越池,爬上屋顶,悄悄揭开瓦片,观察儿子在干什么。

“乡农”待家教老师奉若上宾,每餐好菜好酒招待。一个盛夏,老师无意间流露出想吃炒猪肝,结果晚餐上一盘新鲜美味的炒猪肝就端到了他面前。老师挺纳闷:这里离县城很远,大热天哪儿弄来新鲜猪肝?学生便实告,“昨日师言后,吾父即杀一九十斤猪而取其肝也”。老师听了一愣,马上想到夏季猪肉如何保鲜?学生回答道,没法保鲜,吃一点后便能扔掉。老师顿时“大惧”,从此更加“竭尽心力”课教“乡农”之子。“乡农”之子总算“争气”,后来不仅中了秀才,还做到了知县。这时候,当年殴打“乡农”的那个邻村秀才,早已潦倒不堪。史料没有交代他们之间的后续故事,但不知为什么,一想到“乡农”当初遭到邻村秀才殴打后发出那番话,即“后生凭什么打我”,以及“怎样才能当上秀才、举人”,顿时令我为“乡农”,尤其为他儿子生出隐隐的担忧。是的,“乡农”之子终于不负父望考取秀才,后来又官拜知县,也许不会像他老爸当年那样被人任意欺侮。但问题是,一个在如此教育背景下“培养”出来的人为官后,又会怎样影响到他的人生观、价值观?反观“乡农”灌输给儿子的“教育宗旨”,难免让人忧从中来,因为里面显见缺失起码的精神厚度。这正如一个人如果灵魂没有高地,就不可能指望其在精神的芳草地上走远。

崙山岛白茶

楼耀福

听敬茶坊掌柜陈靖说福鼎崙山岛有个很美的茶园,心里就充满向往。

福鼎白茶的金贵,我早就有所耳闻。周亮工《闽小记》说:“太姥山古有绿雪芽,今呼白毫……产者性寒凉,功同犀角,为麻疹圣药,远销国外,价同金埒。”英国王室和欧洲上流社会也钟爱福鼎白茶,喝高档红茶时放三两枚白毫银针,以此显摆珍贵。

2009年我曾有一次福鼎之行,因与团体同行,来去匆匆,远未能尽兴,对白茶的品尝和理解也相当肤浅。之后,我一直想再去福鼎,以弥补那回遗憾。今年清明后,在陈靖陪伴下,我终于成行。

抵达福鼎当晚,我与崙山岛茶园主人叶芳养相见。我说:“你这个名字好呵!”他笑了:“是不是此生注定与茶有缘?”他16岁开始,与茶不离不弃二十多年。翌晨,他陪我登岛看茶。蓝天白云,岛上满地负氧离子,安山那水极树,纯净之极,那静寂的那,见不到一缕黑烟、一滴污水,被PM2.5污染过的心肺在这里得到了一次洗涤,我全身舒坦。

在崙山岛建立茶叶生产基地是2005年的事。那年,叶芳养得知崙山岛入选中国最美十大海岛,约友前往,发现岛上有荒废茶山,茶树最高竟过3米。茶山的历史与孙中山任总统时的众议院议员、福鼎人朱麟芬有关。上世纪二



宏村 (中国画) 朱新昌

十年代,朱因不满段祺瑞,携眷返闽,在崙山岛上建立垦殖公司,开辟茶山千余亩,造福乡梓。至七十年代,茶山由镇集体单位经营管理,后被废弃。叶芳养眼看一棵棵茶树被荒草包围,痛惜之余便萌发在这里重建茶园的念头。岛上生态环境好,面临大海,云雾缭绕,更难得有三个淡水湖——日湖、月湖、星湖,上好的水资源和植被都有利种植有机茶。天赐良机,叶芳养决定承包崙山岛茶园。

如今,岛上再不见杂草丛生,更不见荒芜颓相,茶园焕然一新,赏心悦目。眺望月湖对岸茶山,层层梯田,满眼苍翠,山顶白云迤迤,山下湖水环抱,茶山映在水面上,水波轻漾,碧清纯澈。

茶树一坵坵绵延不尽,空气中都有茶香弥漫。坵间每隔一段就树一块黄色小牌,叶芳养告诉我这是粘虫板,一年四季茶园从不打农药,即使在夏季虫害较多时也只增设诱虫灯。叶芳养坚持做干净的茶。最初为除杂草有人提议喷除草剂,他不同意,他

宁可花十倍的费用请工人除草,为的是白茶的无公害。采摘后的茶一开始在岛上湖边制作,第二年,他就把茶青运回公司加工。出山、过海、高速公路运输,成本增加许多,但为保证白茶品质,更为崙山岛环境不被破坏,叶芳养愿意。

路边的杜鹃开得正艳,我站在山顶茶园,遥望远处大海,恬静清洁,水天一色。好山好水出好茶。崙山岛,当今世界中难得的一片净土,这里的茶接连不断在全省、全国的名茶评比中问鼎折桂,当是情理之中的事。

行文至此,我忽想起陆羽《茶经》中的话:“永嘉县东三百里有白茶山。”茶界人士多以为茶圣所言之“东”系“南”之误,因永嘉县东三百里为茫茫大海,海里岂有白茶山?如今,见到这崙山岛上白茶山,我想陆羽也许没有说错。

说母亲,想母亲。我想说说几位母亲。

蛇年二月间,我们家春游绍兴。绍兴出租车奇少,傍晚时分,我们又赶着去“沈园”看社戏,距离我们住的酒店很远,天阴冷阴冷的。

有位拉三轮的妇女热情地邀我们坐她的三轮儿。她黑红的脸膛,大嗓门儿,看见我们像熟人一般。她很卖力地蹬车,很大声地给我们介绍两边的景点和古迹。她迎着风,一边使劲蹬,一边说:“就算下雪天,蹬一会儿,我衣服就会湿了,后面垫一块毛巾,一会儿又干了。”我觉得很是过意不去,心里感叹:“干这行真是很辛苦!”

我看着她的背影,随意问道:“你孩子多大啦?”她一听,蹬得更欢:“儿子马上上大学了!”“真的?!”“真的,哈哈,在班里和年级都是前几名,”她更加爽朗地笑。“不错,真不错!第一志愿是哪所学校?”“我儿子他第一志愿是——清华!”夜色中的沈园很快就在眼前。下车后,她朗声说:“15元。”

哦,应该是这位母亲的努力,共和国又将诞生一个未来的人才。我数了三十元双手递给这位母亲说:“请替我交给你的儿子,买本喜欢的书,预祝他实现自己的梦想!”

理想!”她先是一愣,接着双手合十,很开心,说:“谢谢,谢谢!”

还记得,我家老屋附近,有位钟点工阿姨。多年前,我每天清晨去学校上早自习。她已经骑自行车给儿子买好热豆浆和喷香的鸡蛋饼回来了,说是给考大学的儿子增加营养。她一天要打几份工。清晨去人家打扫卫生,晚上在小区里推着瘫痪的老人散步。她好像有用不完的劲儿。她如此辛劳,可是穿得干干净净,有时头颈上还挂着一串珍珠项链。我觉得生活艰难的担子,一点也没有把她压垮。

一日,她迎着下班的我大声说:“儿子考上中医药大学了!”我握着她一双粗糙的手,看着她欢愉的笑脸道:“恭喜你啊!”我知道这份通知书带给她的是生活的希望,明日的阳光。

还有我的母亲。我母亲九年前已安息在福寿园,她生前办理了遗体捐献。母亲爱我们三个子女,她更爱普天下的孩子,我为我的母亲骄傲!

“父兮生我,母兮鞠我,拊我蓄我,长我育我,顾我复我,出入腹我。欲报之德,昊天罔极。”父母的恩情真是大如天,我们怎么报答得完?

感恩母亲

